



吳興掌故集卷之七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陽閱

後學亭獻徵校

藝文類

吳興文獻已具詩辭一卷其記載之文
凡可以攷見名跡備掌故之闕者隨檢
錄出以表著云誌已輯如顧况刺史廳

壁記白樂天五亭記李直方白蘋亭記
歐陽脩安定先生墓表蘇軾墨妙亭記
劉燾長興進士題名記汪藻何氏書堂
記謝夔生東萊讀書堂記趙孟頫吳興
賦山水清遠圖記宇文公諒湖州重脩
府治記字木魯翀安定書院燕居堂碑
銘程鄒清塘隄岸記烏程新建儒學記
鄧文原歸安新建儒學廟記王禕德清

重建縣治記程敏政孝豐縣記黃秉太
守題名記劉麟烏程便民倉記陸時雍
歸安便民倉記陳霆歸安縣東庫記織
簾書院記蔣瑤湖州府學鄉舉題名記
顧應祥湖州歲貢題名記楊上林兩橋
記俱不錄

漢堂邑令費鳳碑

卜胤撰

維熹平六年格于無射大荒之歲堂邑令

費君寢疾卒嗚呼哀哉于是夫人元第○

○守上胤追而誄之其辭曰君體履柔和温其如玉脩孝友于閨闈執忠蹇于王室立述州郡仕更右職舉直措枉強禦靡貸貞孝三署勛譽有則出宰近甸民懷厥德色斯輕翔翻然高潔王人之職分祿班爵台司見招助鼎調物退已進第不營榮祿栖遲歷稔項領滯畜鄣土不庭黔民作

應命君○政化風○逆善遷惡三朞致道有耻且格太守旌功轉在堂邑垂拱不言而民帥伏三年之間卒以道洽旻天不弔命也早沒春秋六十六黎儀瘁傷泣涕連灑豈愛哉躬命不可贖臨終迷眩仁辭內發祖業良田畝直一金推予第息辭位讓財行義高邵豈不可及名實相副有始有卒○人善痛方悽惻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 其陵石勛

君舅家仲孫其陵石勛字子才載馳載驅
來奔于喪庭肝摧意悲感切傷心瞻彼碑
誄懷之好音司馬慕蘭相南宮復白圭仰
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且思叙詩
之一篇庶幾昔子夏起夫子所言其辭曰
君諱鳳字伯簫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
長兄也世德襲爵銀艾相亞襲遐祖之鴻

軌拓前代之休蹤邈逸越而難繼非群愚
之所頌仁義本于心慈孝著于性言不失
典術行不越軌度清潔儼爾泥而不滓恤
憂矜厄施而不記山近及遠靡不復載故
能聞令名而雲騰揚盛聲而風布踐郡右
職三貢獻計辟州式部忠以衛上漢安二
年吳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委仞之節
自公之操年三十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 其陵石劬

君舅家仲孫其陵石劬字子才載馳載驅
來奔于喪庭肝摧意悲感切傷心瞻彼碑
誅懷之好音司馬慕蘭相南宮復白圭仰
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且思叙詩
之一篇庶幾昔子夏起夫子所言其辭曰
君諱鳳字伯簫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
長兄也世德襲爵銀艾相亞襲遐祖之鴻

軌拓前代之休蹤邈逸越而難繼非群愚
之所頌仁義本于心慈孝著于性言不失
典術行不越軌度清潔皦爾泥而不滓恤
憂矜厄施而不記山近及遠靡不復載故
能闡令名而雲騰揚盛聲而風布踐郡右
職三貢獻計辟州式部忠以衛上漢安二
年吳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委卮之節
自公之操年三十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

國新平長神化風靡惠以流下靜而爲治
匪煩匪擾輒輒日稷惠此黔首功成事就
色斯高舉宰司委職位思賢以自輔玄懿
守謙虛白駒以不隄丹陽有越寇沒○○
○○命君討理之○試守故鄣長蓋危亂有
不謀又畏此之○○○○而○牧豸止其師
旅鷗若飛鷹鷄奮若夫墟虎強者綏以德
弱者以仁拊簡在上帝心功訓而特記輶

輿宰堂邑朞月而致道祝

遂據

於鄉尹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焉與女
蘿性樂松之茂好聞君顯令名舉宗爲歡
喜不悟奄忽終藏形而匿影耕夫釋耒耜
棄婦投鉤莒道阻而且長望遠淚如雨策
馬循大路寒裳而涉洑○歌離思黃鳥
集于楚惴惴之臨穴送君于厚土嗟嗟悲
且傷每食思不絕夫人篤舊好不以存亡

改文平感渭陽悽愴益以甚諸姑咸辟踊
爰及君伯姊孝孫字元宰生不識考妣追
惟厥祖恩蓬首斬衰夫世所不能爲流稱
于鄉黨見吾苦君存剝裂而不已一別會
無期相去三千里絕翰求慷慨泣下不可
止

此碑先在三碑鄉後移入墨妙亭遂泯
亡梁祖府君碑止存鳳二刻歐陽集古

錄尚有三碑今亦無攷

吳興十山楚王神廟碑

梁簡文帝

昔者武王詢於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
於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玄矩司於坎宮
漢興北時黃蠅感於通夢秦作西郊幽則
鬼神其來已尚楚王弘茲釋教止獻車牛
既舍黃駒安事駢角掌激無左滌之勞牧
人止偏衡之務周房殷俎惟有玄澗芳芝

玉斝瑤樽止存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
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
茂矣哉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
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徃烈永傳不
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靈龜負
字還擬洛書

吳城賦

梁吳均

古樹荒煙幾百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

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鵠故壘縈具
區之廣宅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怨千悲
億恨况復荆棘蕭森叢蘿靡漫亭梧百尺
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本或至杪而無華
不見春荷夏槿惟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
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吳城
長興報德寺刹下銘 陳徐陵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

長興報德寺刹下銘

陳徐陵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

祥非煙流慶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
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過於享帝豈如
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靜土之因歸於圓
寢雖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水春陵之節上
幼懷凝重木曾遊陟年將志學即事登庸
直力淮潯屬有嘉夢其夢也卑陌弘敞橋
山屈盤氣象靈長風煙騰薄使隊雙表其
高百尋左則青龍蜿蜒右則白虎蹲踞軒

轅之駕譬婉婉而多慚吳王之墳狀耽耽
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
未定初其間二十餘年至歲紀頻移崇瑩
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微圖瞻拜高縈
宛如前夢大矣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
歟銘曰壯矣金表傍依墉垣高連彩電極
睇翔鸞梵伎宵唱雲花晝翻三心斷縛六
道除寃趙夢大樂秦遊帝闈王靈在上巨

勝奚論福被群品星排大昏皇家七百於
萬惟孫

西亭記

唐顏真卿

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即梁吳興太守柳惲
之西亭也繚以遠峰浮以清流包括氣象
之妙實資遊宴之美觀夫構宏材披廣榭
豁達其外睽畧其中雲軒水閣當亭無暑
信爲仁知之所創原乎其始則柳吳興西

亭之舊所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
入東記云惲爲郡起西亭毗山二亭悉有
詩今處士陸羽圖記云西亭城西南二里
烏程縣南六十步跨茗溪爲之音柳惲文
暢再典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起以
其在吳興郡理西故名焉文暢嘗與郡主
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此亭勝
事彌著間歲頗爲州僚處而有之日月滋

深室宇將壞而文人佳客不得極情於茲
憤憤悱悱者久矣邑宰李清請而脩之以
攄衆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有羨餘人莫
之知而斯美具也清皇家子名公之胤忠
肅明懿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
歌二歲而流庸復者六百餘室廢田墾者
三百頃浮客臻臻迨乎二千種葉畜養溢
乎數萬官路有刻石之候吏厨有餐錢之

資敦本經久率皆如是畧舉數者其餘可
知矣豈必夜魚春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
清之地高且才而勤精於政事何患雲霄
之不致乎清之策仕也兩參雋乂之列再
移仙尉之任毗贊於蜀邑子男於吳興多
爲庶使盛府之所辟薦則知學詩之訓聞
緝之心施之於政不得不然也縣稱繁舊
矣今詔清爲望清當受代而邑人已軫去

思之悲白府願留者屢矣真卿重違耆老
之請啓於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
佞忝當分憂共理之寄人安俗阜固有所
歸雖有魯臣掣肘之患豈盡子言用力之
術由此論之則水亭之功乃餘力也夫知
邑莫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乃過
乎今此記述以備其事懼不宣美豈徒媿
詞而已哉

吳興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顏真卿

南齊徵士吳興沈君名麟士郡人也蘊道
德晦於邑之餘不溪家貧無資以織簾爲
業時人號爲織簾先生精於禮傳嘗自訓
詁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累薦徵爲
著作郎高卧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
皇甫玄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壙三尺置

棺平土不設几位四時地席玄酒而奠子
爨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誅
徵士嘗制述祖德碑立於金鷲山之先塋
年月淹遠風雨蠹蝕朽字殘文翳而莫分
軋元中爲盜火所襲碑首毀烈嶷然將墮
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牒邵國請
其封葺或屬兵凶曠而莫脩忽有朴樹生
於龜腹盤根抱趾聳餘夾碑巖如工造

若神化歆者復正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遇
賢而鍾慶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善
既遠徵士植德既深天將興舊族乎吾知
沈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孫前太
廟齋郎怡拜泣松檟增脩舊塋感先碑之
隕覆懼遺文之殘闕乃具他石傳而貳焉
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
以真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謬

泰邦刺見托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
改其樹爲慶樹以旌其美焉沈氏之故事
具於家牒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曆戊午
冬十二月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
首出軋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
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

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
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毋留
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
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
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
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
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
綸浮三江返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

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帝誼爲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迹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掬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

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纈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栢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開閤旌曰廻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爲序因賦栢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

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
豹爲席馵皮爲屨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
榔拏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爾
亦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妻夫曰漁
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魚童使捧釣收綸
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
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何人往來
答曰大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

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
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
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曆九年秋八月訊
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艋既弊請命更之
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汎宅沿沂江
湖之上往來茗嘗之間野夫之幸矣然立
性孤峻不可得而親踈率誠澹然人莫窺
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

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
焉去我思心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
石銘曰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
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
人豈煙波論此身

村山妙喜寺碑

州西南村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
所置也舊置在州西金牛山唐太宗文皇

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於此山山高三百
尺週廻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村南巡之所
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
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玄之吳興
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
周即此山也其山勝絕遊者忘歸前代亦
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
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照送盛侍

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
五里黃蘗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蘗澗
即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
隱院其前堂西厦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
屈曲有懸岩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
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按談文云它
蛇也上古患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往來
之人築城以避它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

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
並具於記中大曆七年真卿蒙刺是邦時
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
部至州會於此山真卿遂立亭於東南陸
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
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於藜桂之
間創桂棚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
丹青紫三桂而葉華異各樹桂之有支徑

以表君步焉因呼爲御史徑真卿自典校時即著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畫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以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真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箕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脩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

分之一及刺撫州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嬰擾未遑刊削大曆壬子歲真卿叨刺於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游前殿中侍御史李萼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冲評事湯衡清河泉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脩後進楊遂初崔弘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肅介左興宗

顏策以季夏干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
至冬徙於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
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
事參軍盧鏐江寧丞常寧壽州倉曹朱弁
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蒲亦嘗同脩未畢
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秘書郎蔣志評
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
陸向沈左山周闋司議丘悅臨川令沈晟

右衛兵曹張著兄蕃第薦薦為校書郎權器
興平丞常伯尼後進房夔崔密崔萬竇叔
蒙裴繼姪男超峴愚子頌顧往來登歷時
杼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達靈擘昧
於禪誦相與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
民之會湘陽南峴羊公流潤甫之詞况乎
茲山深邃群士響集若無紀述何以示將
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藏事乃銘曰

夏王南巡山名是因梁主東睽寺榜攸詢
形勝天絕規模曷新避它城古垂釣臺堦
棚以桂結浦由黃申二廋迢遰三癸嶙峋
徑列御史傳紆逸人紛吾著書群彥惠臻
海韻源鏡白秋徂春編具貫魚學比成麟
幸托勝引丞倍僧珍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

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畧曰鴻名不可
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
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
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劒沙
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圮萬
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
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
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網

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
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
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
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
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
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
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
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幃銷盡

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

令

陸龜蒙記稻鼠災

軋符已亥歲震澤之東至吳興三月不雨
至於七月常汗坳沮如者埃塈全勃擢穢
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汗農民轉遠流漸潤
涸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怵怵然救暵不暇
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無何群鼠夜出

齧而殭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也若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械束榜箠木飢頸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是禮闕而不行久矣曰鼠知之復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士鼠與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衛風以碩鼠刺重斂碩

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况乎上招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而爲盜何哉春秋螽蟥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唐進士龔軻墓誌

杜牧之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移守桐廬路

由錢唐龔輶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
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
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
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閒
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憚言
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輶去歲來此
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輶者輶命馬甚速
始跨鞍馬驚墮地拆左脛旬日卒予始了

然憶錢唐見輶時徐徐尋思如昨日因知
尚殞於野乃命軍吏徐良改塋於卞山南
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輶善亦不
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何爲而來
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五
月二日記

送皇甫尊師歸吳興卞山序

梁肅

尊師以齊物爲心抱神爲事有年數矣外
則質貌蒼古遺是非於耳目內則冲氣浩
然卷虛無於橐籥常頌道德上下篇徃來
吳中諸山如浮雲獨鶴自適其適吾陋且
遁跡不暇又焉識其所以戊辰仲夏覲於
山陰精舍於是方牧追右軍許邁之期下
走作壺丘禦寇之遇亦既合契於焉飽和
百骸自理滓濁如洗先是師藏道書於十

山之下留止未幾忽焉將行不受一毫之
施且輕千里之別有以見無待之情矣予
欲脫形神於鞅絆蹈方外之逸軌有志未
就心焉火馳命養空而遊相從於赤水之
上師乎師乎斯言不苟也夫

吳興許氏溪亭記

權德輿

溪亭者何在吳興東郭主人許氏之作也
亭制約而雅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爲用

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夸目參心者
或大其閑閤文其節梳儉士耻之絕世離
俗者或梯構岩嶮紉結薜蘿世教鄙之曷
若此亭與人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
在目潺湲激砌晴煙陰嵐明晦萬狀鷗飛
魚游不驚不喁時有歸雲來冒棖棟許氏
方巖鵠冠支筇竹月送溪鳥口吟招隱則
神機自生利欲自薄百骸六藏之內累

入焉有田二頃薄於亭外鏹基之功出於
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眺望不
覺日暮歲食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滿
陶然心與境會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
不暇又何可動其中耶夫舉世徇物以失
性而不能自適且繆戾於動靜之理君之
動也代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
贊武康皆有佳聞而無批政其靜也則偃

息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距知今
日閑伏不爲異時之大來乎予知之深故
因斯亭以廣其說云

蠶賦

陸龜蒙

荀卿子有蠶賦楊雄亦爲之皆言蠶有功
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
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
在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遊熙

熙菑麻績纒官初喜窺官奪四五民心乃
離大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鸞龍葩
卉官涎益嚙盡取後已嗚呼既豢而烹蠶
實病此伐棗滅蠶民不凍死

吳興靈鶴贊

白居易

事具黃籙齋記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
遼水一去緱山不回噫吳興郡孰爲來哉

寶曆之初三元四齋天無微颺地無纖埃
當白晝干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垓徘徊
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
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辨
篤信褊操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
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
之謂生爲瞋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
狼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於茗溪之
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未
日常扁舟徃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
犢鼻徃徃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
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
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
之接輿也始其家惇露育乎竟陵大師積

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變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踐泥污墻具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

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做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求於寺中令其剪榛莽以門入之然或慙記文字懵焉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

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當者譁談三氏以
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
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
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
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工書天寶
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了爲伶正之
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
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

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郎中崔公
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
驢馬幫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幫襄
陽太守李愷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
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
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
與吳興釋皎然爲縑素忘年之交少好屬
文多所諷諭見人爲善若已有之見人不

善若已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辰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湖州法華寺大光太師碑 李紳

賢劫千佛生於後世法輪遍轉應現隨相或國王大臣宰官居士降生有地不以色相故如來言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爲行邪道故不以金色瑞相蓮花化生降胎示報以潛靈聖上人姓唐氏生於邑之安吉毋楊氏竒孕而夢協靈祥在媿而不茹暈血旣生能言不爲戲弄未亂之歲思求佛

乘發念法華三月通貫傳梵音於性稟精
護念於神契經聲一發而頑鄙革心晝集
夜持而七部圓滿音聲從容指顧閑雅雖
捷口利辨者皆隨慕念及登戒之歲僧儀
首冠西遊長安祥風達於函關瑞相通於
帝夢上人以持經爲國詣闕請見肅宗皇
帝召對禁中上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念
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若協我嘉徵因錫

名曰大光以瑞唐姓肅宗元年降誕之辰
會齋於定因寺因賜上人墨詔許以天下
名寺持意經者住持令內臣趙思送於千
福寺持經道場經日四七而吳音清亮常
達聖聽上異其事令高力士以宣諭焉後
居藍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稱
曰大光經聲達於峯頂師既宴坐自見神
手從天而降拊光之心師乃憶先達抱玉

寧波府志卷之七
藝文類
三十一
大師常志斯言今高法音當有神輔夕夢
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內飲自是功力顯暢
神形不勞尋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
淪溺其間心靈了然無所惑亂因以本經
多寶塔爲誠願持十萬遍恍然出泉若有
神捧紹後住資聖寺大師以慈親在吳未
答慈力表乞歸養恩未許還猶繫煩惱之
念遂生無妄之疾策蹇強力將投於泉驢

伏不前群鳥拂頂心既時覺疾乃隨瘳昔
如來雙鵲巢頂而定慧聖明大師群鳥摩
首而頰疑解脫迺以寶軸加飾首戴法華
於千福寺行道日夜俟命有詔許還既止
烏程崇脩寶塔日持法華偈以成往願焉
永泰元年浙西廉察使常元甫表大師爲
六郡別駕道場將念之首大曆癸丑歲文
忠公顏真卿領郡予先人主邑烏程予生

未朞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鑿者七辰師
至命乳毋洗滌焚香乃即念法華至功德
品遂起席而坐拱而開目師飲以杯水遂
命乳哺疾乃隨愈大師視而咲曰汝何願
返之速乎因以法師易予幼名貞元中予
甫弱冠再遊雪上舟泊之次大師已竚於
溪側而咲臆拊如兒童焉予爲州將飲醉
於館大師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

室朗然如晝覩大師宴坐妙音方闡若開
毫相經音既息光亦隨斂於是午西邁辭
大師於法筵撫予頂曰爾得徑山之言我
則無以爲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空王教
平等者護念大師於末貞元年十二月黑
月既夕示滅於法華寺之經院獸號烏墜
山木驚振異香飄馥二日不息是月告剌
史顏防曰去矣人世無牽喜泡大師熙和

暢達無入不得隨機見教經行無閼維摩
詰之儔也知機洞如藏往察來默而不顯
晉寶公之倫也經通梵界瑞降天童靈相
神光昭融顯見曇上人之徒也大哉明德
慈悲護世通異相於王宮示法輪之寶重
昏外識於黎庶懼色相之迷妄是以居若
長橋動如浮雲隨鷗自親入獸不亂一衲
四十歲無浣濯而居常香馥一鉢七十載

資禪悅而睿體溫然予遭大師留駐於世
而不覩大師寂滅之日年逾耳順昏寄塵
勞無法舸以濟河悲火宅之迷室忝門徒
者追畫梵宮時予烏臺舊僚天宮郎敬君
守郡吳興寄言刊石銘曰多寶如來聞經
涌塔伴厄闡教以弘正法受持三世以成
賢劫或降忉利或生人天金相不顯真如
默傳明燭繼焰水明分圓示抱金德資於

上賢體實戒珠心惟法鏡懷寶不迷含光
不竟希夷要妙法凝清淨發論開蒙藏機
匿聖瑞協皇慶功天童聲宣梵界響達宸
聰降臨神手捧溺龍宮跡隱三昧心符六
通金粟分身普賢馳象譬喻言詞光明顯
相仁滋一雨功歸無量法性天高慈門海
曠我昔嬰兒迷蒙疾痼靡日沉魄返年師
駐梵音耳聽神光目覩白馬先鑣迷津莫

遡鼓音已息慈雲不浮寶樹摧華祥泉涸
流稠林喪芥苦海沉舟色相歸空洪身無
際莫測來往誰分顯晦三表闡仁深乎宴

締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 楊夔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
蓋繩無欺影衡無私形故人所取鏡也今
使五邑之吏枉正無所逃千里之情毫厘

無所差束其內外必蹈於規矩哉諸桀黠
知懾於刑憲斯郡主簿若繩衡之無私爲
得其任矣高陽許鎡以前秋曹掾端於讞
獄詔寵之遷陟斯任自兵興十五載事隳
宿貫守國之法制稟朝之政令今日由關
而東郡亦無幾惟吳興遵國經體舊章上
下謙敬確然不渝然此數萬聚兵之所紿
固繫於土賦俾其役不重歛不煩吏不苛

民不疲萬目自正者全在提其綱乎若制
事以義制心以禮節不爲勢易忠不爲強
奪靜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以蒞其事故
其事簡由是衆吏畏而庶務集僅至於訟
弭而刑置矣廣明中妖巢揭竿以犯帝闕
遂俾翠華有西南之狩梁鄭周陳之甲皆
閣手無所敵凡五改火鑿輿外駐甲辰年
今太守以彭門之師擒巢於萊蕪提其顛

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闕遂以功牧於
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禦以高
其位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於是取督
郵之舊署爲防禦使院然後合工廩戶爲
三椽之廳移居視印簷楹迫則耳目沉居
處蘊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淺而露視
於後則秋而隘得無沉與昏乎而又藂雜
寺舍陰翳階序列爵者亂其次援筆者喪

其局交臂駢足褻禮虧敬乃命梓人擇材
敞前檻豁南榮砥中堂嚴層局設外屏以
肅其入構環廊以莊其位撤舊增新壅隘
咸革列目之物罔不完美觀其顯暢則夏
奪其暑居其奧密則冬却其寒地斯清境
斯勝足以豁聽視爽精神尊中和之性增
冲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是敏
負才者應用周如水於器方員無所滯如

緣於色玄黃無不入如是則化圮爲完易
卑爲高蓋出於餘力乎凡君行己之道及
物之利其察也鑑焉臧否無匿其信也潮
馬朝夕不惑俗茹其正吏飲其直叔向所
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斤
塗畢役君以夔業於文且謂表年紀事春
秋之曩志也茲廳之立既始於我而載祀
莫記無乃取議於將來其爲我書之遂題

於東墉以徵其始

烏程縣脩建廨宇記 楊夔

叔孫昭子聘於晉晉受邪人之愬執昭子
寘於箕使吏藩之昭子不以拘爲意止之
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秋賢之今
有受九重之命牧其民凋瘵者繫之以緩
訛敝者籍之以侈既以公館毀摧圯漏視
而不治者無乃取譏於君子乎丹陽余公

蟾再尹於烏程降車之春察訟決獄之暇
周視縣署其門傾其廳欹其墻圯其廡偃
頽簷側楹倒移相倚風雨罔庇公歎曰建
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既叨守邑其敢不
力自慰以圖自脩乎然屬天未悔亂兵火
猶熾專城而居者其可無備乎故儲軍數
萬以戒不虞而軍須軍餼賦於縣務繁
力匱久莫克舉公而宵分而寢五鼓而興

行持坐惟不遑所安近越於時方克僇功
於是節冗費之用資贖辟之金僦力於農
休徵工以厚償聽斷之餘策丈以巡慰其
勞者勗其墮者設茗及飧日有省視於是
工操斧斤如蟻集臙傭運其材如水赴泚
財以儉而蘊故其用給人以悅而使故其
功倍不期年而衆宇鼎新若換大門中門
脩大廳小廳東西門新押司錄事院建人

吏祗候房砌縣之外城凡百餘雉初宅之
周垣近一百堵脩衆僚之宅五造廳庫之
橋六䟽西亭之汗池制公廳之什噐有遺
因不增構其尤赫赫者如每歲徵賦主胥
類於廳之西廡以其輸賦駢湊清逸是虞
乃增廡之一楹構欄廿限其內外俾未絕
屈耗此以見公謀之經久也縣之西北隅
舊有帳院蓋鄉史團集里書之所歲月綿

遠崩後無幾每遇霖潦則東席就燥以避
其沾濕亦有時矣加以往來奔走泥渾之
患舉邑是病無從可革公於是歷揆其損
以籌完葺正傾支摧增新易壞類夫重構
復建脩廊以達於都門兩有依暑有蔭從
役者不知其勞矣此以見公情之恤下也
公帑摧敗上漏下濕周垣雖設不爲固
易所謂謾藏而誨盜也公乃擇堅以葺枯

選宏而化陋厚厥垣嚴厥關此以見公志
之防閑也縣之圍扉頽危莫甚彼犯大辟
得繫者豺狼野心脫走是務閉闔不謹垣
墻不慎是遺肉於虎吻也且糞壤狼穢戾
其衿恤之意公乃剗積弊滌宿汙席以潔
其榻食以茹其餒此公之處心慮物也先
是縣之秋曹掾蘇公頽釋褐之官也始至
兼戎曹遇上已節郡有角楸之戲郡守出

觀則司戎者職其事因乘小艇往來檢馭
郡治之南溪波浩洋而舟覆焉衆駭愕謂
不可援俄聞空中有言曰無損蘇公忽有
翰流以出其舟許公存焉俗稱其地爲蘇
公潭大曆中縣令李晤故相國紳之先也
相國誕於縣署幼弄之歲墜於縣之東池
逾數刻忽若有物翼者出於池面相國畧
不爲苦二者皆縣之故事而圖經不載公

乃檄請邑人太學博士丘光庭編輯遺事
始著於籍於是盡列其狀請言於弘農楊
夔夔學於春秋固當以紀功書績爲事公
前任日崇脩先聖之祠爲文績功刻石於
縣令復紀此弘烈蓋以慰縣人之思也况
公以民吏之勤請不可拒絕由是採石勒
之軌寧丙辰春七日記

烏程縣脩東亭記

楊夔

故相國趙郡李公紳寶曆中廉問會稽日
以吳興僧大光有神異之迹爲碑文托郡
守敬公建立於卞山法華寺會昌中詔毀
佛寺此寺隨廢時縣令李式見碑述相國
先人曾宰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迄今
五十載其碑毀折汝南周生以明經四命
重宰烏程覩其廢逸遂求於故老獲舊文
比類於折碑所失者數字因重刻於石所

缺文字不敢臆續蓋所以避不敏遵宣聖
不知而作之戒也兼其舊傳云東亭之池
始相國誕於縣署學弄之歲乳母惰於保
侍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覺食頃如有物
翼出於池而家人方得拯焉衆方懾駭相
國咲語無替於平日人咸異焉初有石數
尺勒其事歲月綿遠石失其處故汝南生
廣其亭濬其池再刻其碑重序厥由蓋欲

存縣之故事也生中和初宰此邑及期而
代居閑閑澹薄自得郡帥隴西公潛使
人伺其所爲知其安於貧樂於道閱百代
以自娛未嘗以欽乏爲撓由是官有乏必
俾承之而生所至以靜理聞癸丑夏復詔
生宰烏程民吏忻忻再偶寬政閣鞭聽訟
事簡庭閒君子哉汝南學古入仕有其經
矣生家於陽羨數世以明經獲祿群從昆

第並一舉而捷九浙右之士固以嚮風國
庠聞其名咸推先焉夫善爲政者雖於人
安而俗阜必當於事有立於意不忘以羽
翼厥道也今徭賦既調風俗既安適逸有
歸悻子有依然後搜遺文刊墜碑此以見
興廢之心也建新亭疏汗池此以見繼絕
之志也於乎當大兵之後民厭於煩役克
俾其民康其務無媿於令長矣生既立大

光上人之碑遂命某紀其年月別立於石
且以旌斯亭之興有自也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沈仲淹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
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塋滕侯傷
之乃謀於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具禮悉備
以寶元三年二月塋於德清縣之末和鄉

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沈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著其人曾祖諱廷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明經爲文有聲於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敕遣首送於禮部明年春禮部校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於廷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

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者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庶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權利歲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參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沉俊辟爲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於官所享五十叔寬孝弟於家事其

親未嘗違顏色視親兄之孤必先於己子
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
及聞其亡皆相吊云天與其才又賦其行
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三子曰祁曰邵
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
士陳經次木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
命齋金以送之及君之葬又滕侯極營以
意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如此某同年之

列最知其心故爲之銘銘曰叔寬叔寬生
兮可愛沒兮可傷友朋之望子孫其昌

張常勝墓誌銘

王安石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
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
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卒以六年二月
五日葬於鳳凰山魯祖任祖維贈刑部侍
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

予從父妹也故君從予學銘曰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爲銘以哀之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產乘輿其爲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

術也冉子與粟其心固爲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矣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吳興學著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錄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

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
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
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
密胡公爲郡始爲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
寒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
祐中臨嘗丞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
二三既數年廼會太守鮑侯軻恤其不及
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

州杉楊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
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廼用書懇請於轉
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田以贍學者會轉
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
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燠潦之患以二年
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爲學糧歲可以食百
員夫棟宇之固易隳也泉布之貨易耗也
惟田之息可以沾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

而不費要其終可以養而不窮世有掠民
脂血罔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
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
之爲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
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
慮歲月之久有攘沒其美者乃使不敏著
紀云

東禪寺記

魯伯能

故鄣爲古名邑崇巒遠峰盤礴秀氣深澤
碧灣曲折浚流其流出於天目以入蒼霄
識者謂其山澤之勢雄深秀拔必有洩其
靈者而東禪寺獨控東山之上屏山九疊
鏡水千尋白雲糜空虛舟泛影過採芝亭
攬飛龍之湖石泉漱其丹壑竹栢蔭其青
崖雪擁寒梅月藏香桂天其或者假此於
金天氏抑遺之以及其人乎昔李白之愛

花巖靈運之賞石門境與人會疑若天成而茲山適未有愛且賞者况復記之耶吾嘗遨遊其間以爲其洞窅以遠可以作幽棲其亭翼以雄可以供遠眺至於蔭萬竹之金容酌兩池之玉液皆足以滌塵襟而暢吟懷者也不知有能會吾獨得之趣者乎歎息無聊姑記之

安吉重脩放生池記

胡浚明

甲子冬外臺計議欲置天下放生池上可其奏下州縣具舊存新創之又命儀曹訂以聞仁民愛物可謂至矣惟安吉雖存而荒穢弗剪殆非所以對揚休命予雖暫領邑事不敢不勉乃誅荈薙草增廣浚深召工重脩放生池揭爲扁榜所以宣布聖天子之德意垂髻巷歌黃髮擊壤皆願記其事於石臣嘗觀唐肅宗詔天下置放生池

凡八十一所顏真卿作爲碑記以廣慈愛
大抵溺於浮屠氏區區以邀福爲言臣竊
不取雖然君天下者苟有仁心仁聞雖使
林不槎柘畋不糜胎蒼而栖者林而哺者
沙而翹者萃而啖者飛者鳴者嬉者念者
喙哺者尾孽者各遂其性無天闕之患雖
不期於福而福自至殆所謂享國久長之
道也

湖州路總管郝侯祠記 牟應龍

隋唐以來學者尚詞章遺經術宋慶曆間
安定先生胡公始以體用之學教授蘇湖
一新舊習朝廷下湖學取其法爲太學法
召爲國子監直講四方英俊爭來受業程
子亦在其中伊洛之源蓋自此始先生卒
葬於湖州何山晉何楷讀書堂之右蔡忠
惠公襄爲之銘歐陽文忠公爲之表可攷

也郡以先賢體魄所藏視護惟謹立祠堂
樹松檟每歲春秋守貳以下至於生徒皆
出郊上塚以爲勝事蔡侯節又捐已俸即
城西官地建書院以祠先生請區畫以表
章之至元間墓地忽爲鄰僧所奪毀其瓦
伐其樹碎其碑以絕省掃之路廣化寺僧
襲是迹而動白晝率其徒數十人突入書
院逐諸生而據其屋像設寓於游氏小亭

者數年壬子求直於有司行省敕命復還
而彼悍然不顧許侯師可遂買地遷之城
北隅墓地固未暇問馬侯煦銳意復之弗
果僅立祠瘞衣冠於曾玄墓上歲時望拜
而已郝侯始至謁先生祠詢知顛末慨然
曰守土之職風化是先先賢之墓未復事
大有此乎即欲復之而未得其間會經界
法行有土者皆得自實侯曰此機不可失

也亟與違魯花亦迭理密失正議謀遣歸
安宰李拱辰山長嚴與敞往視寺僧集衆
拒之不得前侯躬率屬官往諭以理僧知
墓非寺地始歸之遂命甃其瑩域繚以垣
墉揆日之吉偕同僚暨諸生行釋菜禮庶
訪僉事撒德彌實巡部至郡美其事大書
安定文昭胡公之墓八字使刻石置之塚
上墓之失三十餘年前是爲守者屢欲復

之而不能侯談咲集其事自非見之明行
之勇不誅於邪說不惑於浮議其孰能之
不寧惟是凡郡政皆然惟公而當理故足
以服人耳侯累任風憲常有澄清天下之
志于一郡乎何有蔡侯始建書院時諸生
即畫像而祠之許馬二侯因列其次侯復
先生之墓其功尤大於禮宜得祠侯固不
欲而衆志不可遏乃相與肖其容於絹素

而屬記於予焉侯名鑒字子明盧龍人世擢科第名族也

郝公復墓之後至我

朝初定天下遣吏度民名田僧乘計帳未定復詭墓爲寺地知烏程縣四明孫公成又發其隱復加封樹前建亭堂三間以祀旁爲屋三間以棲守者上其事於朝遂著爲祀令張羽有記

宋安吉州太守趙公雙節之碑

讀史至於宋自不覺色慍掩卷爲之嗚咽夷狄之禍無代無之惟宋爲甚始抗衡於遼徒多歲幣中屈辱於金徒主和議底極於胡元壞亂不可復救矣天地爲之反覆彞倫爲之攸斲冠履爲之倒置開闢以來未有也方伯頰渡江攻常州忿其不下屠之止留三人不仁哉虎狼之性也古者侵

暴不斬胎不殺厲不擒二毛元其何如哉
先是趙公良淳以宗室由餘干來守是邦
覘國計日非歎曰不知瞻烏爰止於誰之
屋耳凡固民心勵士氣蔑不以身先之未
幾游騎馳突賊臣程鵬飛范文虎二鷁瞿
然鷹瞬爪攫備至遣使馳書招降公奮不
顧身唾罵裂書摔使者出而斬之已而兵
大至日夜不解甲宿埤上調度嚴切號令

精明部將吳定國開門納胡兵公知事不
可爲徒步至州具公服佩印綬南向焚香
泣拜臣食宋祿當死宋上其妻■氏曰君
能爲忠臣顧妾不能爲節婦乎遂書儿案
夫婦同死節義成雙乃同縊廳事後集芳
軒於平傷哉於平傷哉州男女無少長罷
市巷哭不絕口豈非天理人心不容泯滅
也夫宋亡死節之臣無算多讀書知理道

者而夫人以坤柔貞靜之質當倉卒非常
之變毅然就死畧無難色宋三百年養士
之功化及閨門卒食其報夫豈徒哉其死
也非徒死也蓋元入則宋亡宋亡則華其
夷矣此春秋萬世之防也英魂秀魄沉淪
百世之下

皇天震怒肆命我

太祖高皇帝恭勤絕武遏劉殄茲胡虜之

膾風一復中原之統紀詔錄其忠節具載
祀典春秋二序守臣行之豈惟有功於聲
教有功於帝王天下後世也歟嗟宋德不
綱中原板蕩胡元入主天實厭喪噫噫北
兵如虎南冠如糜武功不競文化亦衰惟
公忠純王室懿親此固人謀之不臧夫亦
天與之弗申天柱折華統奚爲絕有臣如
巡地維缺王迹奚爲豁有女如莘一朝同

死萬世大倫毆犬羊而出境籍府庫而過
秦烝哉非天生明天子曷由以臻

牟先生墓志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故宋朝
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
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惠
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寺少卿燾之子
也淳祐丁未清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

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第而先生生
清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英敏過人
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惠公
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
人望先生皆得而友之丞相江公萬里參
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
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
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

寧波府志卷十一 藝文類
輒讓其族父諸弟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
賈似道持國柄欺上妄下以伊周自擬衆
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
曰君故與清惠遊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
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
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迫之
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
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

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
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
亡矣故相留公憂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
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
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
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
之歷官也先生之妣鄧夫人故太史李公
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

日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
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
討論經學以忠孝道義相切劘若師友然
遭官顯人過吳興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
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先生以元子侍左
右見者咸服或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
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
十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

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不合無
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
掌蓋非直強記如此亦故家之聞見習熟
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
不止時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學也
居常或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舊或有餽
問苟非其義亦未嘗受與人交樂易真實
不以矜厲爲容談咲傾倒援引根據不見

涯渙居吳興二世矣而風度猶故鄉自號
爲隆山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行也娶
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十二
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
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
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女四人長適蘄州
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
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

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
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於
湖州烏程縣三碑鄉笕山之原此先生之
終也先是一年集始免先太史之喪省墓
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門人進士陳
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
盍及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
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

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
書來請銘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
門戶畧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幸不
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何敢辭
乃爲銘曰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
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
浩浩不窮補緝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
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

互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吳興掌故集卷之七